

## 挽春



**作者简介:**卜雨晨,嘉兴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,作品散见于《嘉兴日报》《文化秀洲》《梅溪》等刊物。

## ■卜雨晨

不知有多少个春天似羚羊挂角,无迹可求。在岁月的激流里转身,已然握不住转瞬即逝的芳菲,回过头来,又徒留些“绿窗春与天俱莫”的凝噎。不知多少次伸出手掌,任凭绵软温和的雨丝轻抚,仿佛被汪洋恣肆的春意拥进怀中。可是那并非鼎盛的春天,而是它留下的影影绰绰的温柔。

在湿润泥土的气息之外认识春,春只会渐行渐远。史铁生《我与地坛》写道:“春天的美丽也正在于此,在于纯真和勇敢,在于未通世故。”世人于春,多是缱绻的单恋,为它配些

喜悦、蓬勃、希望之类的词汇,就妄图在春的季节里翻滚、流浪。记忆里找不到生命中的第一个春天,正如我们无处知晓,春日空气中,何时弥漫第一茬花朵的芬芳。

好在,我见过朦胧的春天,真正的春天,在河庵兜,在两层的青灰小楼边,足慰平生。

那时将将记事,春夜轻盈,不似如今令人沉湎。当黎明即将可以被称作黎明时,春日的第一缕晨曦,透过深蓝的玻璃窗映在眉前,依然耀眼。祖母踱步至床边,带来一团料峭春寒,她将我抱起,融进窗外春的甘甜苦涩中。紺联绿涵,空明掩映,玲珑的鸟儿在墨绿幽深的枇杷树丛中潜跃,似有若无的薄冰在水井与坛坛罐罐上浮沉,于是幼小的孩子明白,一种全新的带着草木清香的玩具正迎面而来。

此生第二阵喧闹与惊觉,是源自云端春雷。清脆的雷声毫不拖泥带水,交织着绵绵的水汽,一半湿热,一半清凉,穿过屋内,又迅捷地离去。那拂面而来的春雷,正是欲涌向未来的心动,春天找到了我。

访觅一湾触不起涟漪的心湖,于有雾的清晨,没有蜿蜒的苍龙盘卧湖底,只有几簇蔷薇,细嗅以慰藉。水

乡的灵魂里总下着淅淅沥沥的春雨,总氤氲着一层潮湿而纯净的雾气。它从溪水上拂动的绵绵细雨浸润到几簇柳枝的淡黄新芽,从乡间小径的泥泞中攀上青苔斑驳的石灰矮墙,最终凝结成幼时脑海中难以言喻的细腻褶皱。

春天,并非循环的符号,记忆的幻象。四月是失明者眼前的紫罗兰,春天在生命伊始就给每个人烫下烙印。回望人生的旧书页,难以发现独特的片段,可是当我们一页一页地读过时,春已在一处又一处句中缓缓现身。四季是时间的圆形废墟,春天是沙漏中的一季轮回,可是轮回中总有一个避无可避的节点,那是春与我们的宿命。

不必挽留春天,因为人不会回到与春相识的那年那月,正如王国维《蝶恋花》道:“最是人间留不住,朱颜辞镜花辞树。”“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”的春,只存在于十余年前幼小的孩童心中。尘世的阴影,破碎的旅途,早已为春披上模糊的面纱。

不必怀恋春天。因为它不会再施舍一次相遇的机会,“四月的天空如果不肯裂帛,五月的袷衣如何起头”?

## 嘉善塘的春



**作者简介:**张志翔,硕士学历,平湖市作家协会会员,作品散见于《嘉兴日报》《散文选刊》《参花》等。

## ■张志翔

推开窗,平湖的春天,就顺着嘉善塘的河水,漫进了我的眼里。

这是一条刻在平湖人心底的河。春日里的它,没有盛夏的汹涌,也没有隆冬的萧瑟,只以一种温柔到骨子里的姿态,在城市与乡野间缓缓流淌。

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时,河面像蒙了一层半透明的纱,对岸的香樟、垂柳都成了晕开的墨色,只余下河水拍岸的轻响,和枝头新抽的嫩芽,在风里轻轻晃。等太阳慢慢爬高,

雾散了,河的模样才彻底清晰起来:水色是江南特有的温润,泛着淡淡的青,岸边的香樟早已换上了新绿,深绿的老叶间,是嫩得发亮的新叶,层层叠叠,把整条河都染成了流动的绿。垂柳是春天最懂风情的使者,细长的枝条垂到水面,风一吹,就扫出一圈圈细碎的涟漪,给河水梳着头发。

沿着塘岸的绿道走,春天的气息轻轻漫过来。草色新嫩,带着泥土的湿润。二月兰静悄悄地开,淡紫一片,铺成岸畔浅浅的云。蒲公英随风轻扬,散向远处。岸边花开正好,粉白的花瓣轻轻落下,浮在水面,顺着河水慢慢流。偶有小船摇过,橹声轻细,水痕长长,惊起几只水鸟,掠过水面,荡开一圈圈波纹。

河的两岸,是新旧交织的平湖。一边是错落的老民居,白墙黛瓦,檐角下还挂着去年的红灯笼,墙角的迎春开得热烈,金黄的花串垂下来,映在河水里,晃得人眼亮。老人们坐在岸边的石墩上,晒着太阳聊着天,手里的蒲扇轻轻摇着,时光在这里都慢了下來。另一边是拔地而起的新楼,

米黄、浅棕的外立面在春日里格外明亮,玻璃幕墙反射着天光,与河对岸的老房子遥遥相对,一边是岁月沉淀的烟火,一边是城市生长的活力,被嘉善塘这一湾春水,温柔地连在了一起。

春雨来时,嘉善塘便成了一幅水墨。细密的雨丝斜斜落下,打在河面上,溅起无数细小的水花,整个世界都笼在朦胧的烟雨中。远处的桥、树、楼房都成了淡墨的影子,只有河水愈发清润,岸边的花草被雨水洗得愈发鲜亮,叶片上挂着晶莹的水珠,风一吹,就滚落进河里,叮咚作响。撑一把伞走在塘边,听雨声、水声、橹声交织在一起,所有的喧嚣都被隔绝在外,只余下满心的平静与安然。

嘉善塘的春天,从不是轰轰烈烈的盛景,而是藏在一草一木、一河一屋间的细碎温柔。它是老香樟新发的嫩芽,是垂柳扫过水面的涟漪,是春雨里朦胧的烟景,是新旧交融的人间烟火。这条流淌了千年的河,载着平湖的春,也载着平湖人的乡愁,在每一个春日里,静静流淌,岁岁年年。

## 春信已至



**作者简介:**黄钰丹,曾多次获得宁波市作文竞赛奖项,爱好音乐、文学、手作等,善于发现生活中的幸福与美好。

## ■黄钰丹

南方的春天,从来不是骤然降临,也不愿多停留很久。

它习惯以一场雨为序章,细细密密、连绵不断,仿佛带着温吞的慈悲,落在刚苏醒的泥土里,落在吐绿的枝桠上,也落在路上行人的肩头上。那雨不疾不徐,像极了江南女子慢悠悠的步子,一下一下,踏在青石板上,踏出湿漉漉的回响。

春的光也是有重量的,不是压下来的那种重,是轻轻搭上肩膀,像一件刚从阳台收进来的、被晒透的明黄色衬衫,披在身上,整个人会不自觉地松下来。水洗蓝的天空和温暖但不刺眼的阳光交融,悄悄和枝头的芽比肩。

氤氲着绿色的春风撞破冬日生锈的缄默,连同摇曳生姿的垂柳,搅动一池春水,泛起青色的层叠褶皱。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的迎春花缀满翠色的枝条慵懒地搭在江岸,投递着来自春日的来信。淡紫色的二月兰错落铺展在草地上,吐露着风的心声。风吹,樱落,我捧手去接,花瓣轻躺在我手心,近乎透明的脉络和春天的呼吸相连接。

其实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有如此清晰的感知过周遭的事物了。步履匆匆,忙着赶路,看不见落英缤纷,树木葳蕤,更看不见流淌在人与人之间的幸福。于是,我忽然打算出门感受春天,我不想等待以后了——那个总是等不到、过不完的时间。

我抬头,看云卷云舒,阳光从树木的缝隙中溜出,打在地上形成斑驳光影,一种久违的鲜活气息正进入我沉寂已久的躯壳。风卷,叶落,枯黄归于尘土,而那些我在深冬看过的老树长出了新芽,长出了新花,返青的枝桠上搭起了燕子全新的节拍。

我途经了许多绚烂的生命,感受着自己在万物复苏的过程中下沉,我想沉入那片湖泊,沉入那片花海,静静地被阳光晒透。我佩服这些鲜活的生命,熬过漫长的冬,走过连绵的雨,终于在阳光下,肆意张扬,哪怕就一两周。

我也想过:我到底能否绽放?我是否值得绽放?此刻,春天的事物正缓缓托起我,春光抚平我纠结的褶皱。这些鲜活的生命都在向我诉说:我们可以在春天无数次地打捞起自己。

春日的幸福藏在细碎的瞬间里,还记得:朋友H不经意间走到身

## 见春



**作者简介:**张玉竹,喜欢大自然,热爱写作,相信生命里再微小的体验都可以在文学的角落得到安排。

## ■张玉竹

风中还带有一丝凉意,不知何时,玉兰已悄然绽放。暖阳之下,光透过每一片花瓣,落在红色瓦砖上。阳光晕染着一团团洁白,交汇的一瞬,恰似春风融了冬日的薄冰。你

看,嘉兴的春天总是来得安静温柔,却又蓬勃热烈。

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”冬日行将退尽,无边飞花细雨,飘飘洒洒,翩然而至,春寒嫩生生,料峭而滋润。清晨,天边笼着一缕雾气,春雨细细密密地斜织着,像牛毛,像发丝,烟雨朦胧,缱绻缠绵,无声飘落,轻轻亲吻着屋脊、草木与我们。

走进一片雨后的森林,寂静、幽暗、清新,闭上眼睛深吸一口,混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裹挟而来,独特的草木清香,花的芬芳,缓缓地从小地里涌出。我喜欢这气味,闻起来像是走进了过往的每一个春天。以风为伏笔,以雨作铺垫,点点新绿发于枝丫,小草积蓄着能量等待勃发。零落的花瓣落在湖水中,卧在波涛里荡漾开来,成了纯白的波

浪。树木也愈发青翠了,绿色似要从叶尖滴下来,树底等待已久的小动物们爬出洞穴,悄然行动着。我驻足在春雨里,也学万物在此汲取能量,不断生长。

余光中曾写:“不知道春天是怎么入境的,为什么海关都拦她不了,只知道她来时闷热滚烫,亮丽的队伍彩帜缤纷。”我眼中的春天也正如如此,始终充满了色彩,充满了能量,充满了生命力。春日的南湖,是江南最动人的工笔画。垂柳轻拂水面,随风摇曳,将湖水染成了温润的绿色,丝丝缕缕都诉出了春的柔情与坚韧。湖面涟漪一圈圈荡开,惊起几只水鸟,掠过一片烟波浩渺。湖畔树木也结起了花苞,一团团的粉色,在春日的空气里酝酿,静待开放。

晴朗的周末,我独自前往嘉兴的樱花谷,纺工路的春天,就是浪漫的

## 青年说

## 编前语:

春天是场盛大的邀约,而我们,都是赴约的人。

这场“约会”,或许藏在南湖边拂面的柳丝里,绽放在纺工路漫天的樱花雨下,也可能,就融在那一口脆笃鲜的“春鲜”里。

春光浪漫,正值年少。

本期“青年说”,我们想邀请你,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。



## 芳菲不尽



**作者简介:**李咏琪,嘉兴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,平日里热爱自然与写作,相信创作不朽,于文字中萌生。

## ■李咏琪

叫醒春天的不是兀然的春雷,而是一场细蒙蒙的雨。

早上到阳台,分不清柔风裹挟着吹到面上的是雾还是雨,或者说,是一片坠下来的云,就在这酣睡了一个季节的大地上。

雨也不再带着刺骨的凉,春日的雨丝洒在脸上更像一种温柔的挑弄。

春是毋庸置疑的女人,她的美丽和柔情熏得人入迷醉。“要是这么迷人,不如出去踏青?”朋友听完我对春日的遐想,向我提出这个建议,“与其坐在窗子边看,不如正儿八经走进她的心啊。”又挤眉弄眼起来。

我被她逗笑了,不由捶了她一下,发觉她今天浅青色的外套也这样好看。

“哎呦,不想动,躺着让春风吹进来不也挺好。”我懒散地躺在椅子上,这磨人的冬天把我的骨头也泡酥了。

反抗无果,被她以“不准伤春悲秋”为由,强行拖到了一处小山寺下,“这个庙听说可灵了!”我顶着灼眼的太阳抬头,只隐约看见绿色山峰上的小小塔尖。在茂密的树冠间,这塔尖像儿童放置在草地上的玩具小屋。

既然出来了,便不好再扫朋友的兴致,我们沿着长满了苔痕的崎岖石阶向上走,行人的足迹在石阶上日积月累留下浅坑,我也一步一步,将鞋底踏上这无数前人脚掌踏过的地方。

我本以为去山寺的路上会是寒冷或者焦灼的热意,但却

是出乎意料的凉爽,山间的树林发出翠绿的新叶,来得晚的也冒出了嫩黄的幼芽,树木们不是遮天盖地的阴寒,而是在叶和叶的罅隙间偶尔洒下几两碎光,透过叶影,还能看见天上悠悠的云。

林间时有几声啾啾,不见它们的身影,只觉得声音从四面八方来,这些长着羽毛的精细鬼,在大地如一片白雪般的纸时,便不肯施舍任何一点色彩;在它绮丽浓艳时,又飞回来献上一曲欢歌,哎,说到底还是这鸟雀也贪恋春光啊。

放眼望去,草绿,翠绿,嫩绿,深绿,青绿,鹅黄色的芽,不对啊,花儿呢?

“人间四月芳菲尽,山寺桃花始盛开。”怕是来早了,春娘子的衣袖还没拂过这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岗。

春天不赏花,怕是对不起自己,也对不起这些花儿了,我的心情悄悄凹下去一块。

阶梯与树枝共同将我眼前的风景分割成一块块碎片,我忽然看见些许绿以外的色彩。它在我的视野极限一晃而过,像是风吹着摇曳的花朵。

“快快走,我要去前面看看”,我焦急起来,想一睹那块色彩的庐山真面目,朋友惊讶于我的突然兴致,也加快了脚步。

往前,再往前,直至红褐色的小山寺门口,穿着青灰色僧袍的僧人在门前扫着落叶,这看起来真冷清。

“没有其他人来吗?到底灵不灵啊?”朋友靠近我的耳朵细语,那僧人像是察觉到了我们的议论,并未抬头,只平静地说:“山门之内,自有天地。刚刚也有一群女施主进去了。”

我和朋友说悄悄话被人听见,顿时心头涌上一股羞赧,低着头进去了。

山寺实在是小,还没深入便听见一阵嬉笑,我望过去,看见三四个女孩子在打打闹闹,穿着浅色的花裙子,动作间轻纱裙摆摇曳飞扬,恰似锦簇的花团,清雅别致,生机盎然。我看见春在她们的身上流淌。

我是知道了,在这小山上也还是有花的,而这无限好的春日,就是四月依旧芳菲不尽。

## 春在姚家荡



**作者简介:**周垠满,热爱阅读与写作,相信文字是有力量的,我们能在文字中共振。

## ■周垠满

整个三月,手机被姚家荡的郁金香刷屏。朋友们在花海里笑得灿烂,像约好了似的,要把整个冬天的沉闷都在这个春天吐出来。我没有去凑热闹,只在朋友圈里看着那些红的、黄的、紫的花朵,以及花朵间比阳光还明媚的笑脸。直到三月的最后一个周末,想着再不去,花就要谢了,便独自往姚家荡去。

远远地就看见那片斑斓。走近了,才发觉照片终究是单薄的——镜头装不下这铺天盖地的热烈。郁金香们挨挨挤挤地站着,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,鲜灵灵的,每一朵都端着一杯阳光酿的酒。红的那些最是张扬,仿佛要把积蓄了一冬的能量都迸发出来;黄的则温柔些,花瓣透着光,像薄薄的蜜蜡;紫色的最矜持,亭亭地立着,却也在微风里轻轻点头。

花海间的小径上,人们三三两两地走着。穿红裙的姑娘举着手机自拍,笑得比花还艳;年轻的父母牵着刚会走路的孩子,小家伙踉踉跄跄地想去摸花瓣;老人们坐在长椅上,眯着眼睛晒太阳,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。一个三四岁的男孩挣脱奶奶的手,咯咯笑着在花田间的小路上奔跑,惊起几只蝶。他的笑声脆生生的,像早春第一声惊雷,把沉睡的一切都唤醒了。

我寻了处树荫坐下。阳光暖暖地晒着,空气里浮动

土的腥甜和花朵的清香。这味道是复杂的——有青草被晒出的青涩,有郁金香若有若无的甜,还有人们身上褪去的冬衣散发的樟脑味。这些气味搅在一起,就是开春的味道了。

想起这些天在网上看到的一句话:“人生荒芜,所以春天周而复始。”说得真好。想起嘉兴风大的冬天,人也像蛰伏的虫,蜷缩在厚重的衣服里,总少些生气,可春天终究会来,带着它的花、它的暖、它的喧闹。郁金香年复一年地开,提醒着我们暂时的荒芜只是轮回里的一站。

你看那些在花间流连的人,脸上都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光。那不是对花的赞美,而是对生命本身的欢喜。褪去冬衣的人们,像蜕了壳的蝉,重新舒展开肢体。孩子们奔跑着,大人们笑着,老人们眼睛亮了——这才是春天最动人的风景,比任何花朵都更富生命力。

我们需要公园,或许正是需要这样一个地方,让春天可以具体地,可触可感地降临。在写字楼里,在格子间中,春天只是日历上的节气;只有到了这里,看见花开了,听见鸟叫了,闻到泥土香了,才确信春天真的来了。公园调动起嘉兴生活的气息,调动起人们生命的气息,让这座温婉的江南小城,在春天里舒展。

夕阳西斜时,花海镀上一层金。我起身往回走,回头再看一眼那片斑斓,心里忽然很安定。吹着大风,冬天会结束,春天总会周而复始。明年这个时候,郁金香还会开,人们还会来,笑声还会在花间回荡。这就够了。

走出公园时,迎面碰上一家三口,小女孩手里举着一个风车,彩色的叶片在晚风里呼呼地转。她仰着脸对妈妈说:“明天还来!”妈妈笑着点头。我也笑了,想着,明天我也还来。春天这么短,不多看几眼,就辜负了这周而复始的好意。